



引用格式:迈克尔·R.劳伦斯,[译者]蓝江.加速崩溃?用马克思来重新思考加速主义政治学[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2):29-38.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04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029-10

加速崩溃? 用马克思来重新思考加速主义政治学

Speed the collapse? Using Marx to rethink the politics of accelerationism

迈克尔·R.劳伦斯¹,[译者]蓝江²

Laurence M R¹, [Translator] LAN Jiang²

1. 伦敦大学 戈德史密斯学院,伦敦

2.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2013年发表在互联网上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宣布需要加速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霸权,而不是抵抗他们。加速主义要求将眼下的政治条件推到极限,他们提出资本主义自己就会炸裂,后资本主义的未来就能得到实现。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加速主义政治学是有问题的,他们在政治上给出了一种惰性的主体理论。如果资本主义被超越,那么资本主义的主体也会被超越,共产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主体只能通过否定和阶级斗争来实现。

关键词:

加速主义政治学;

马克思;

崩溃

[收稿日期]2020-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9ZDA020)

[作者简介]迈克尔·R.劳伦斯,伦敦大学研究员;蓝江(1977—),男,湖北省荆州市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加速坠入深渊

马克·费舍在其畅销书《资本主义实在论》中将资本主义与1982年约翰·卡朋特的恐怖电影《怪形》做了个比较:它是“一个怪兽,不断变形的实体,能够转化和吸收它所接触到的一切”^[1]。该电影讲的是由麦克雷迪率领的南极考察队发现了一个怪异而神奇的有机体,正在消化和复制他们的雪橇犬,他们感到震惊不已。接下来,这个有机体转向了考察队的队员,通过完全消化和模仿队员而继续存活着。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我们逐渐弄清到底谁是真正的人(怪形之前存在的人),谁是仿品(怪形的效果或产物,或者说怪形本身)。每一个人都是可疑的,每一个人都可能被消化吸收掉,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就像资本一样,像怪形一般存活着,力量得到增强,通过宿主的身体来繁殖。没有我们,它将一事无成*。和资本一样,怪形需要占有一切生命形式,直到没有任何东西剩下为止,毫无例外。

在资本开始实质性消化生活中所有方面之时,出现了加速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策略。它开始呼喊,资本主义再没有任何外部,它诊断出了这样的结果,即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理论上已经广泛地瘫痪了。这样,当代加速主义思想的出发点一方面谈到了毫无羁绊到处吸血的资本形象,另一方面指出当代左派一事无成,遭遇挫折。在面对所有生活领域都被新自由主义化时,我们说过,左派已经被掏空了,再也没有它的激进性和变革性的力量了^[2]。在政治行动方面,同样的事情还在继续,战略成果逐渐被牺牲,换成了直接的地方性和水平论**的政治,他

们的行动似乎关心的是自我放纵和赋权,而不是改革社会结构。在这个方面,占领运动的战略性政治失败正是加速主义所指出的问题的征兆。占领运动崇拜小范围的、仪式化的、比喻形式的抗议和直接民主,导致了整体上的失败结果和崩溃,成为了加速主义所表述的理论上和力比多式的空间。这样,当代加速主义与他们的法国前辈们一样,从失败的意义与空间出发来谈问题。

作为左翼的政治理论策略,可以说加速主义首先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它是对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失败的回应^[3]。在后来实现革命性变革的希望彻底破灭的绝望之下,早期的加速主义理论试图接触资本主义的力量,即那种在复制和吸收能力上无法阻挡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吉尔·德勒兹和菲利斯·加塔利将从理论上将资本主义概括为唯一打破所有之前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运动力量。按照他们的说法,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在于,通过解码和解域化了现有的欲望流,让资本主义发挥作用。然而,与此同时,资本不断地将解放出来的力量再辖域化,为了控制它们,为它们植入了一个抽象交换的公理。于是,正如马克思所相信的那样,这个系统不会因为其矛盾和危机而崩溃。相反,危机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手段”^[4]²³⁰。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没有外部限制,只有一个内部限制,即它不断地通过重构自己来取代和超越自己。新的公理被不断地生产出来,他们将所有事物都变成了商品,成为牟取利益的源泉。例如,在今天,全球激进主义给出的政治挑战逐渐被公司化和商品化的力量所消化,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多的激

* 麦克雷迪了解了怪形的寄生性,在影片的最后,他和除他之外的唯一的存活队员柴尔茨只是在那里等待,在冰冷刺骨的营地等待着被冻死,这样可以确定,怪形会和我们一起死掉。

** 水平论是新近一些左派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存在等级制的垂直轴出来的。所谓水平轴,就是各个族群、性别、种族、组织都共存存在一个水平面上,彼此之间没有统治和治理的关系,只有彼此自治和互动的关系。

进主义的形式已经被吸纳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策略,采取了公司式的组织形式,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甚至绝大多数抗议都变成了带有品牌效应生产的仪式性的活动。以能见度,“被看到”为目标(当然,还带有特有的标签),这已经取代了系统性变革或政治革命。与此同时,激进女性主义的政治观念和价值也被殖民化、被品牌化、被市场化了,就像多芬公司一出为真正的美而战一样,像雪莉·桑德伯格这样的公司高层和激进分子,敦促女性倚靠她们的公司,来超越体制性的不平等和父权制。所有的政治形式似乎都内在地转化为商品形式,因为所有的问题或危机,似乎都有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令人恐惧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宣布:“资本主义的公理体系有着很强的弹性,它总是会拓展自己的界限,可以将新的公理纳入到之前业已饱和的体系中!你说你想要工薪阶层的公理,还是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公理呢?好吧,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此后,利润随着薪资发展,携手并进,同进同出。即使用海豚的语言,也能弄出个公理。”^{[4]238}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挑战和超越市场。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方案是什么?革命道路在哪里?”^{[4]239} 德勒兹和加塔利用挑衅的口气回答说,或许我们应该深入到市场运动中去,而不是抵抗市场或从市场中撤退。他们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想法,即加速整个运动。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当代加速主义理论的种子。

作为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呼应,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也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因为批判,坏了良心或者“干了”正义的事情就死去,只有让其过剩,它才会死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韧性就是“不可触及的交换价值的公理”的结果,它可以生产和消耗所有东西,或“如你所

愿去打造出任何东西”^{[5]188}。他认为,其后果就是所有社会形式和规范都被清除、被超越、被消解,直到“唯一只剩下了价格的标签,可以用来交换的标识”^{[5]188-189}。这意味着,对于利奥塔来说,我们不要从对欲望的乡愁式依恋的角度,将资本主义看成一种纯粹的、对立的、外部的力量。德勒兹和加塔利对欲望的颂扬,在利奥塔看来很成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之下,那里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欲望,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没有清白无辜的或解放的力比多的形式。正如让·鲍德里亚所说,即便是死亡,资本主义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彻底根除其价值。利奥塔认为,死亡也没有给出替代资本怪物的方式,没有一种有机体或前力比多的主体不会遭受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这些说法的含义众所周知,同样,在当代批判理论中也被摒弃了:利奥塔有一段非常臭名昭著和声名狼藉的说法,他认为工人“吞咽了资本的屎,吞噬了资本的物质材料,它的金属棒,它的聚苯乙烯,它的书,它的香肠酱”^{[6]116}。对于利奥塔来说,工人在早期资本主义的矿井和工厂的地狱般的条件下,经历了疯狂的快感和受虐狂式的爽快。他们(工人)实际上享受着对他们的身体和身份的怪异的毁灭,他们的家庭和村庄解体了,而新出现了非人的郊区和旅店。这样,他们宁可受到奴役,“在数量过剩下崩裂”,而不需要被解放、被拯救,或者听从左派的道德化的倾向^{[6]116}。总之,本杰明·诺伊斯将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和鲍德里亚等人的著作称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螺旋”^{[3]5}。每一个思想家不断地指责其他人没有完全看清形势,即资本主义已经囊括了一切,与此同时,他们都在寻求自己逃离这些囊括性权力的路线。

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的著作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这种观点,尽管这

次是以技术未来主义和后人类的形式出现的。针对撒切尔夫人以及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冷酷无情的政策和看似不可避免的发展,兰德回应说,要加快资本主义的速度,加强非人性与毁灭性的机器暴力。兰德的观点试图彻底地解放资本主义解域化的能力,让资本以各种方式蔓延,直至系统性地熔断。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拒绝承认反资本主义和资本本身之间存在区别,所有的左翼的消极性都会消失。兰德指出,政治过时了^{[7]274}。我们不可能从政治上来区别兰德的理论和撒切尔夫人与里根的新自由主义的实践^[8]。接下来,兰德说道:“走向更加不受限制的市场化进程,将社会领域撕得粉碎。”^{[7]55}他说,整个疯狂的过程,不可能也不可以停下来,即便人类主体消失了——这个过程也得进行下去!当我们跨入机器领域时,我们正在被淘汰:“人类就像令人憎恶的噩梦一样消退。”^{[7]261}

当代加速主义认为自己构成并延续了资本主义的修格斯重新出现的景象(或梦魇),或者说市场成为了无穷无尽的、恐怖的、无形的,最终让我们无法逃离的实体。这种看法直接承袭于兰德、利奥塔、德勒兹和加塔利。在面对这只怪兽的时候,左派成为一盘散沙,十分羸弱。雷伊·布拉西耶说,今天大多数左派完全瘫痪了,毫无效率地仅仅关心那些小范围的转瞬即逝的正义和平等形式^[9]。他认为,左派缺少政治上和认知上的雄心壮志,我们生活在左派祛魅和败退的年代里,当代加速主义者和他们的前辈们一样,声称要走出“困境”,找到一个出口。可以认为,作为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回应,我们必须在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结构内部加速前进,前进是唯一超越资本主义的方法。加速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处理各种对立和过剩形式方面有着超强的恢复能力,以致我们没有其他方法

对付它。当然,出找到一个出口,并非传统左派的看法。没有批判,没有抗议,没有占领,没有破坏,没有直接行动,没有非个体化的斗争或工人阶级的造反,根本不存在作为否定和斗争的无产阶级力量,我们再也找不到拿着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的库尔特·罗塞尔了。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合作撰写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出传统左派的直接行动和水平论战略已经过时了:“今天左翼最重要的区分就是在那些坚持地方主义、直接行动和坚持水平论斗争的流俗政治的左派,以及与抽象、复杂、全球化、技术的现代性和平共处,被称为加速主义政治的左派之间的区分。前者热衷于建造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狭小和临时的空间,他们回避了在面对敌人时的真正问题,这些敌人在本质上是非地方的、抽象的、根植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结构。”^{[2]254}

按照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的说法,旧战略注定要失败,而他们只能导致更多的失败。在这里描述的“新原始-地方主义”的批判、抗议和破坏策略是过时的,是乡愁式的、最糟糕的、最无效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看作左翼失败的标志,他们日益接纳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日趋复杂的局面和全球性。按照罗宾·马凯和阿曼·阿瓦尼西安的说法,我们今天具有的就是被掏空的左派,他们遭受了感染,“沉迷于纯洁和谦卑,在情操上更倾向于让个人得到满足的批判和抗议的仪式,以及他们的脆弱而短暂的集体形式”^{[10]6}。他们说,左派将能量浪费在民主崇拜之上,他们将民主看作开放、协商、包容和水平化的地方化进程。与此同时,全球资本主义的暴力已经让这种方式无法立足,它已经彻底清除了我们的未来。

按照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的说法,我们需要做的是远离民众政治的地方主义,去建设

一个普世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政治学,“可以再一次开启未来”^{[2]362}。他们说,加速主义恰恰能做到这一点,它涵括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全球性。“加速主义政治试图保留资本主义的成就,发展其价值体系、治理框架,而群众病理学是可以容忍的。”^{[2]354}甚至可以说,加速主义宣布,我们不需要抵制或摧毁现存的资本主义结构,相反,将其作为“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2]355}。确切地说,《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留下了相当大的空白。然而,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对加速主义政治学 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包含了后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型、建设知识基础,还需要重新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金融、物流和消费的平台。此外,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想让技术加速发展,同时实现那些现存技术的潜能。对于社会和政治制度来说,加速主义给出了一个目标,一个“集体自治”的普罗米修斯政治学,试图通过实验来 出一种“组织生态学”来达到这个目的。

《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是当代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的一部重要作品,是一本易于阅读、引人入胜的作品,号召左派要恢复建立新世界的的能力。它给出了对未来社会的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观点,超越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静态和暴力状态。此外,它包含和调动了全球性、复杂性、抽象化和技术的资源,打破了知识分子左派的一些常识,从而激励人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行动。然而,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和其他一般的加速主义作品的基本大纲和论断中也有些问题。下面,我会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些批评:(1)加速主义认为批判与加速的力量脱钩了;(2)加速主义思想中弥漫着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上主体是无能为力的。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批判与加速的力量脱钩,需要加速主义一方面要避免主体形成的问题(《加速主义政

治宣言》采取了这个路径),另一方面要给出一个后政治的主体理论(即一种主体理论,这种主体的存在既不否定,也不斗争)。因为超越资本主义(这是加速主义者承认的目标)设定了一种集体主体的形态,通过这种主体,超越资本主义得以发生,而主体只能通过具体的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形式来实现,所以,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接下来我会谈谈马克思),无产阶级才具有这个特殊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无产阶级成为集体性的“我们”,来超越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而在当代传播资本主义条件下,谁构成了“我们”却并不明朗。然而,当代政治学的主要任务恰恰是构成集体性的“我们”,“我们”才能实现一个不同的未来社会。但是加速主义没有考察这个具体的让集体性的“我们”得以成型的生产性政治运作的问题。换句话说,主体形态的政治维度被掏空了、被牺牲了,换成了诺伊斯所说的“加速主义最基本的幻想,即能够天衣无缝地将人们整合在一起”^{[3]103}。加速主义的叙事采用了吸纳、从属和沉浸的观念,认为自己超越了政治批判、否定、斗争和抵抗。结果,加速主义理论的主体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主体。

从稍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还可以认为,加速主义由于没有涉及主体形态理论,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一种资本主义统治的实体理论,结果是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怪异的、恐怖的、形而上学式的存在,认为资本主义无法避免,这或许实际上并未发生。这说明了加速主义的失败,摧毁了它可以带来一个新未来的能力。我的看法是,最终这些问题会让加速主义政治学无法获得成功。于是,一旦采用了加速主义的政治策略,它只会强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让我们在其许诺将我们从中拯救出来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二、上街并不过时

加速主义的话语预设了加速主义和批判的脱钩,它让自己成为批判的对立面,他们追求肯定而不是否定,超越被他们戏谑地称为地方主义、水平论和抵抗的民众政治学。马凯和阿瓦尼西安写道,对资本主义唯一激进和有效的回应就是,“不去抗议、不去破坏、不去批判,更不要等待资本主义在自己的矛盾运动中的死亡,而是加速让其断根、异化、解码、抽象的趋势”^{[10]4}。不过,由于拒绝了批判、抗议和破坏,左翼加速主义产生了连贯性的问题。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不可行也不可取。抛弃否定性资源,是加速主义政治学犯下的第一个致命错误,我说过,这个错误源于对马克思的误读,消除了马克思的政治性,马克思十分强调对立和阶级斗争,而在加速主义计划的未来方向却消除了这些斗争。

加速主义将他们的线索追溯到马克思。费舍认为,若马克思不是加速主义者,那么他什么也不是。和兰德一样,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认为马克思就是最典型的加速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并不拒绝现代性,也不试图颠覆资本主义的既有成就。相反,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认为马克思“为了彻底理解和改变他的世界,他就使用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和实验数据”^{[2]353}。他们说,马克思想要“加速超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限制”^{[2]353}。如果我们看看马克思的作品,这种解释具有强有力的支撑。对于马克思来说,如果不能加速现代性及其技术成就的应用,就无法从资本主义下解放出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

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1]

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唯有当现代工业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带来了必然王国之时,自由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这是因为唯有超越了物质生产的范围,自由才能实现,在那里不再需要必要劳动。不能回头,不能退缩到前资本主义或小规模生产和生活的范围里。只有在这个方向上才能实现自由,只有通过资本主义自己创造的技术和工具才能实现自由,只有通过掌握和采用技术才能实现自由。毕竟,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物质材料,随之也带来了巨大的暴力、悲惨和苦难的状况,而财富的丰富过剩,意味着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重新分配的可能性,这将让我们过得更好。

加速主义十分喜欢用未来主义和肯定技术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不过,加速主义忽略了历史和政治进程,而只有这个进程才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历史进程决定了加速如何发生,以及谁在进行加速。加速主义对马克思的解读所遗漏的东西就是绝缘体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领域,以及革命主体的理论,而只有主体才能将人的生产活动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于是,马克思思想中的政治内涵被掏空了。加速主义似乎想承认和利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关注,而忽略了让另一种未来可以诞生的生产关系。

若要更好地理解这种消除马克思的政治性,并做出未来主义式解读的自相矛盾式的愿望,可以参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段”。在加速主义的话语中,这篇简要的文本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它是第一

次喷发,是奠基性的文本,马凯和阿瓦尼西安称之为加速主义的“历史和概念谱系学”。他们认为,这也是马克思“最开放的加速主义文本”^[10]。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机械的“巨大有机体”巨变的过程。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利用这种机器不是用来减少工人的劳动量,相反,它成了通过生产和剥削剩余价值来尽最大可能剥削工人的手段。对加速主义来说,马克思在这里十分重要,因为他并不想为了修正这种状况而颠覆整个转变过程,他并不想摧毁资本主义所生产和使用的机器体系,相反,他想将机器生产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局限下解放出来。不过,对于这篇文本,加速主义没有讨论的问题是,对于马克思来说,为了让这一切得以发生,工人自己如何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换句话说,对马克思来说,这就是一个在冲突中出现和形成的集体主体,为了这个集体主义,必须重新改变机器的用途。

若是将斗争的力量与未来相脱钩,那么左派必定会被资本主义所吸纳。这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的左派加速主义不可能像《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所建议的那样,仅仅通过自上而下的设计,后资本主义的计划,社会和经济建制,或者重新利用资本主义下由专家学者掌握的体制、技术和平台,以及左翼版本的朝圣山学社。相反,正如马克思所说,加速是一种站在批判和具体历史力量基础上的否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集体主体和转变的行动者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上街并不过时,甚至战场无处不在,从实体空间到赛博空间,全球地、抽象地、高度技术性地设计未来的任务,依赖于重新建构“我们”的进程,这是关于“我们”的未来。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的作用就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加速剂,通过斗争,革命主体成长起

来,并具有了自我意识。走向共产主义的运动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地方性斗争来推进,这些斗争独自进行,逐渐彼此发生关联。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了“全世界无产者的永久的联合”。他们写道,现代工业技术和传播网络可以让不同地方的工人更容易彼此联系,集中斗争的力量在更大范围里进行阶级斗争。在这个过程的基础上,工人组织形成一个阶级,继续形成一个政党。今天,在经济、技术和社会领域中的统一进程必须被彻底地重建。规训权力和福特制生产的式微,已经彻底改变了资本之下的生活经验和劳动组织。原来的工厂是构成共同身份和阐释政治错误的发生点,现代已经被公司所取代,公司是一个网络,其中劳动者被无情地个人化,让其更富有弹性,也更具有不定性。在这方面,我们的世界显然不同于马克思的世界。不过,今天的政治斗争是一样的。斗争就是马克思的集体主体形态的斗争,这既是地方性的斗争,也是全球性的斗争。加速主义政治理论忽略了这一点。

今天,知识分子左派的任务并不是抛弃分散的斗争和造就主体的领域,不是拒绝抗议、直接行动、游行或者将水平论视为注定失败的民众政治学的过时无效的残余物,也不是去摆脱让共产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我们”得以成长的场景,相反,任务是在表达这种“我们”的计划中加入各种各样的力量,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计划,将同时在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领域里发生。麦肯齐·瓦克在对《加速主义政治宣言》的友善的批判中,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种语义上的黏合剂,将各种冲突和斗争的点黏合在一起。从占领华尔街到弗格森和巴尔的摩的起义,再到反抗紧缩政策和学费涨价的罢工,我认为,跟随在瓦克之后,这是一个联合起来的问题,让各种愤怒和欲望形成多种多样

的具有爆裂性的关联。瓦克认为,这个关键性的策略,涉及各种反抗资本的劳动力量之间的关系。这里有组织和协调的问题。然而,加速主义拒绝了他们所谓的地方主义,转向了全球主义和抽象化的政治,在那一刻,他们需要培养出一种可以横跨领域的集体性身份和欲望的关联。

因为加速主义拒绝了阶级斗争和反资本的抗争,所以他们无法进入抗争的政治领域,因而他们对主体形态问题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关注不够。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谈谈马克思的核心问题:“谁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三、回到造就主体的政治学

谁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谁是资本主体之后的主体?当加速主义涉及主体的生产和形态的时候,他们要么缄默不语,要么语焉不详。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全篇中都谈到了发现一种“现代技术社会身体”,但很少谈到人类身体或身体的集合能够做什么或成为什么。还有,这里究竟是谁的“现代技术社会身体”?《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并没有说。此外,《加速主义政治宣言》谈到了创建“真正的民主”,但基本上没有谈民众存在或形态是什么。相反,在整篇文章中,都弥散着对人民的不信任,试图削弱人民自治的能力,借用雅克·朗西埃的话来说,这里出现了对民主的憎恨。加速主义似乎制定使用自上而下的计划,(重新)编制计划,进行控制,其目的是为了组织人民自发地、反复无常地、无效地行动,因此,不让人民倒退到浪费能量的“新原始-地方主义的变体”。柏拉图的精英治国在这里起到了不少作用。

加速主义试图超越政治大众政治思想和行动中的地方主义(抗议、游行、直接行动、水平形式的组织等等),他们认为自己只关注于抽

象化的、复杂性的、技术性的、全球性的价值和形式。倘若说左派就是实际有效地反全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权力的反霸权运动,那么,加速主义者十分推崇这些价值和形式。不过,加速主义推进这些东西,仿佛这就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仿佛对立和阶级斗争只是拖累一样。这样,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形成的“我们”就被牺牲掉了。由于加速主义将政治还原为技术专家和行政人员对社会领域的设计和管制,所以他们掏空了政治的内涵。

掏空政治的否定和阶级斗争的内涵,最终导致了他们没有给出在政治上有用的主体理论,这一点在加速主义对太空旅行和逃离行星的崇拜中可以窥豹一斑。为了恢复左派的创造性的想象力,加速主义要求人们关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俄国宇宙主义观念。俄罗斯宇宙主义者尤其是尼克莱·斐多洛夫推崇这一模式,并认为左派要学会用这种方式进行思考:思考是一个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实践,它将超越地球上现存的生命形式的局限。于是,宇宙主义便采用了科幻想象力,来挑战中立本身:人类的基本计划就是想象出逃离地球的方式,来超越我们物种的行星范围^[12]。换句话说,对于宇宙主义来说,地球是一个陷阱,科学技术试图让我们所有人从那里解放出来,开启更美好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在一篇更富想象力的加速主义论著中,本尼迪克特·辛格尔顿采用了行星越狱的说法,为了说明逃离我们自己、逃离我们寓居的环境的可能性和含义。在这篇论文的结尾,辛格尔顿邀请我们思考一下我们陷入猎人陷阱的状况。为了逃离陷阱,不能靠运气,被困者需要理解它是如何陷入到自己的困境中的,必须理解它变成了什么。辛格尔顿写道,为了成为猎物,“这就是在捕猎中的一课,而这种认识是逃离陷阱的前条件”^{[13]504}。为了翻转局

面,被困者必须学会让自己避开猎人的视角,被困者需要通过自我变异来逃离。辛格尔顿写道:“逃离者自己需要改变:逃离陷阱的人,绝不是陷入陷阱中的人。”^{[13]504}

与很多加速主义作品一样,辛格尔顿的思想实验非常有想象力,引人入胜,也趣味盎然。当然,强调为了逃离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需要自我变异,他是对的;强调“被困者”的意识,他也是对的:“被困者”有能力理解自己及其状况。不过,意识及其形态,是一种集体产物,是需要通过阶级斗争来生成的东西,它并非个人知识,也不是单纯学会从不同视角去看的问题。相反,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是一个集体斗争和力量的问题。总而言之,辛格尔顿将政治问题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过程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从技术和生物学出发去避免阶级斗争的问题。仿佛资本主义是某种需要通过有效设计来逃离的东西。用迪恩的话说,我们或许可以说辛格尔顿抛弃了对立和阶级斗争以及革命行动,而倾向于一种普罗米修斯的方式,即通过掌握科学,来控制自己的生物形态学和行为可塑性,从而逃离他的状况。

打败资本主义是一个政治计划。这意味着左派获胜所需的战略(加速主义到处宣扬的战略如设计未来、建立新组织、科技再利用等)预设需要一种集体主体,这种集体主体是在与资本的具体斗争成长起来的。没有这种斗争,就只有披着左派外衣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静态主体。为了让加速主义避免陷入这种命运,就必须关注如何重建个体和集体主体的政治任务。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意味着消除我们自己的个体性,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主体(资本主义的无情的个体化、安全化、竞争性、自我中心和原子主义的个体存在物),为了实现新共产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将重新建构为一种

新的共同集体的力量。当约迪·迪恩说“共产主义主体并不是个体的集合或汇聚,而是一种对立个体主义及其附属物的力量”^[14]时,她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对她来说,积极的集体斗争就是让我们不再是个体、生成为其他东西的渠道,即让我们成为共产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个体斗争就是彻底重构我们身体的力比多经济学,其在政策和设计的表面下运作。通过这个过程,我们渴望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集体渴望着实现集体的愿望。这就是通过否定实现的主体化形式,这样的主体化形式必将实现。这样,占领运动绝不是政治失败。

仅仅因为警察已经清场,或者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影响那时金融活动或政治政策,就认为占领运动失败了,这种看法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这就是迪恩和之前的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战斗的真正成果并不在于立竿见影的结果,而是在于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和强化了共产主义或后资本主义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抗议、直接行动、游行,甚至自我关怀和关注他们的地位问题之类的实践,让政治团结得到成长,而不是丧失,给出这样的策略有助于建立反资本的集体主体。总而言之,加速主义需要将这种自我超越的过程看作反资本的政治集体任务,而不是在设计或技术能力上的一种后政治实践。的确,打败资本主义是一个政治和技术的过程,在范围上,它既是微观政治,也是宏观政治。不过,强调阶级斗争绝不是完全不同于没有任何否定的加速话语。最终,牢记阶级斗争,会重新描绘出加速主义。回到马克思,通过阶级斗争改变我们对加速的看法。向前进。加速,但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

参考文献:

[1] FISHER M.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

- native? [M]. Winchester:Zero Books, 2009.
- [2] WILLIAMS A, SRNICEK N.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M] //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Armen Avanesian and Robin Mackay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3] NOYS B. Malign velocities: Accelerationism and capitalism [M]. Winchester:Zero Books, 2014.
- [4] DELEZUE G, GUATTARI F.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 [5] LYOTARD J F. Energumen Capitalism [M] //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6] LYOTARD J F. Libidinal economy [M]. Bloomington 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7] LAND N. Circuitries [M] //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8] SHAVIRO S. No speed limit: three essays on accelerationism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15 - 16.
- [9] BRASSIER R. Prometheanism and its critics [M] //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469.
- [10]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M].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54.
- [12] FEDOROV N. The common task [M] //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83 - 90.
- [13] SINGLETON B. Maximum Jailbreak [M] // AVANESSIAN A, MACKAY R.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manifesto.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14] DEAN J. The communist horizon [M]. New York: Verso, 2012: 192 - 193.